

儿童的视角，动物的本色

——从《带刺的朋友》入选部教版小学《语文》教材谈起

□ 宗介华

我的散文《带刺的朋友》被选入了部教版小学三年级《语文》(上册)教材后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《带刺的朋友》是我的“童年四季”散文四卷近百篇中的一篇,是写小刺猬偷枣以及我与小刺猬一家友好相处,后来按照爸爸的建议,我把它们放回了大自然中去,它们恋恋不舍地与我告别的故事……全文近7000字。

按照出版社朋友的说法,散文作品被选入教材一般有三个条件:语言优美,观察细腻,感情真挚。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,才能受到学生的喜欢,并成为他们学习写作的范文。

《带刺的朋友》(节选)入选教材后,许多学校都要求学生读原文,因此又带来了原文的销售火爆,连续再版,这也印证了编辑的说法是对的。

但作为《带刺的朋友》的作者,还有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原因,就在《带刺的朋友》一文中,从头到尾有许多对小刺猬的知识性的介绍,而且是很感兴趣的。

比如,对小刺猬的介绍:

爸爸笑笑说:“按书上说,它是夜行性动物,和猫头鹰、黄鼠狼一个样,白天休息,专在晚上才上工呢,就像专打夜班似的。”

“它都吃什么呀?”

“嗨,它的胃口挺好的,吃的样儿可多了,什么花生、枣儿、田鼠、蛇、家中杂粮……有的说它是益兽,也有说它是害兽的。实际上,它是益多害少哩。”

比如,对刺猬生活环境与小刺猬的描写:

忽然,墙角草堆里,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。我立刻紧张起来了:难道,难道……刺猬住的地方可多了:山坡脚,乱草堆,树窟窿,木头垛,草棚子……

原来,两只大刺猬,团成大刺猬,紧紧地挤在一起,一动也不动,背上长长的硬刺,根根矗立着,像是一群忠于职守的小卫兵,时刻准备刺向来袭的敌人。在两只大刺猬的腹部,蠕动着四只白乎乎的小刺球,全身呈现粉红色,披着细弱的小白刺……

比如,刺猬扎狗嘴的描写:

突然,身边传来“汪汪”的叫声,原来是我家的大黑狗来驱赶刺猬了。

向那几只刺猬扑去。刺猬可真鬼头,一个个停止了脚步,早把身子紧紧地缩成一团,冷眼看去洒满月光的庭院里,如同长着6个“仙人球”似的。刚才还跃跃欲试的大黑狗,很快就调过头来,“嗷嗷”地哀叫着,溜走了,嘴上滴着血……

比如,关于动物冬眠的描写:

像青蛙、乌龟、蝙蝠、刺猬这些动物,为了躲避寒冷的冬天,就钻入地下,或藏在避风的洞里睡上几个月。这时候,它们的血液循环和呼吸都特别慢……刺猬冬眠就像死了一样,你是怎么摆弄它,它也不醒,受到打扰了,它还会打几声呼噜呢……

比如,结尾放生的描写,同时也使文章点睛:

望着刺猬们渐渐远去的影子,我好像看到了繁星闪烁的夜晚,在田间、坡岗上、场院里,正活动着一支捕捉田鼠、昆虫的大军。那里面,还有和我相识的6个带刺的朋友哩!

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人们对带有科普性质的作品越来越喜欢。在这个广大的读者群体中,不但有成人,也有涉世尚浅、知识尚少的少年儿童。他们正以饱满的热情,吮吸着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知识的乳汁,强身健体,以便迎接创新的未来。

愿有更多只“小刺猬”向着中小学生的《语文》教材中“爬去”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、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第三届会长。历任国家文化部少儿处处长、副局长巡视员)

带刺的朋友

□ 宗介华

秋天,枣树上挂满了红枣,风儿一吹,轻轻摆动,如同无数颗飘香的玛瑙晃来晃去,看着就让人眼馋。

一天晚上,新月斜挂,朦胧的月光透过树枝,斑斑驳驳地洒在地上我刚走到后院的枣树旁边,忽然看见一个圆乎乎的东西,正缓缓地往树上爬……

我非常惊讶,赶忙贴到墙根,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。“是猫,还是别的什么?”我暗暗地猜测着。

那个东西一定没有发现我在监视它,仍旧诡秘地爬向老树杈,又爬向伸出的枝条……挂满红枣的枝杈慢慢弯下来。

后来,那个东西停住了脚,兴许是在用力摇晃吧,树枝哗哗作响,红枣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。



三年级《语文》(上册)教材封面。

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树上那个家伙就嗖的一声掉了下来。听得出,摔得还挺重呢!

我恍然大悟:这不是刺猬吗?

很快,它又慢慢地活动起来了,看样子,劲头比上树的时候足多了。它匆匆地爬来爬去,把散落的红枣逐个归拢到一起,然后就地打了一个滚儿。你猜怎么着,归拢的那堆红枣,全都扎在它的背上了。立刻,它的身子“长”大了一圈。也许是怕被人发现吧,它驮着满背的红枣,向着墙角的水沟眼儿,急火火地跑去了……

我暗暗钦佩:聪明的小东西,偷枣的本事可真高明啊!可是,它住在什么地方呢?离这儿远不远?窝里还有没有伙伴?好奇心驱使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水沟眼儿,弯腰望去,水沟眼儿里黑洞洞的,小刺猬已经没了踪影。

(此文收入部教版小学三年级《语文》(上册)教材,原文6000余字可从百度文库查阅)

早春二月南越行

□ 刘晓军



“西贡是个国际化城市,向一个看车的小伙子问路,他居然给我讲英语。后来发现,好像随便碰到个人都会整几句……”去年3月到越南南部的几个城市游玩,同行的家人在朋友圈感慨。

西贡的国际化出乎我们意料,机场酒店餐厅的工作人员讲英语很正常,街边看车的年轻人熟练地用英语指挥路人小有诧异,中午在街拐角杂货摊买个遮阳口罩,向老太太道了声谢谢,她不愧不忙非常顺滑地回了句:Have a good time! 惊了我半张着嘴有两秒,然后赶紧两手合十说You too!

头天在酒店办入住的时候,总台主管拿出地图在上边圈了几个必去的景点,法国殖民地时建的西贡邮局和粉红教堂是第一推荐。求助于导航:步行19分钟,打车则要27分钟,呵呵!“市容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广东,摩托车是这个城市的主角,潮水一般,从早到晚奔涌不息”,尾气弥漫于街头巷尾,也只有在夜晚才偶尔能捕捉到几分米兰、含笑的花香。不少攻略描述西贡是个安静的小城,纯属胡诌,分明是个你追我赶争分夺秒的大城市。

西贡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,是法国建筑师古斯塔夫·埃菲尔(Gustave Eiffel)——大名鼎鼎的埃菲尔铁塔、自由女神像设计者的又一存世精品。暖黄色的外立面,宽敞明亮的室内大厅,金碧辉煌的穹顶,华贵有序的花窗地砖吊灯壁灯,无不流露出浓浓的法式气息。邮局至今还在使用。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,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,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。曾经的电话室现在安装了ATM机,取钱的人把小门一关,尽管放心。邮局允许人们尽情拍照、购物,也允许坐在长椅上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熙熙攘攘。旅游纪念品花花绿绿,买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各路妇女。游客讲法语的最多,听到大门外的汉

语颇感亲切:这里可以给大家15分钟。邮局出来可以看到红教堂,也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纪念。每逢星期天和宗教节日,会有许多虔诚的教徒聚集于此进行弥撒。教堂旁是一条文艺范儿小清新的巷子,挨家多是书店和咖啡馆。话说咖啡馆也是西贡特有街景:巷子里小圆桌小凳子坐下来就喝的路边店不少,最多的还是稍有设计的中档咖啡馆——有些属浪漫文艺范儿,有些院里有小桥流水老树……

下一站岘港——年轻且充满活力、越南发展最快的港口城市,法国殖民地时的登陆地,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“岘港事件”为借口的入侵登陆地。黄昏的渔港,绵绵的沙滩,岘港的景色令人流连……而几十公里外的会安古风古韵,古城风貌保存完好,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避暑胜地巴拿山云雾缭绕,当年为美军所发现,有很多珍稀物种,还有满山香蕉

树,由此命名:巴拿山(BaNa Hills)。

虽然到哪儿都是自由行,但重要景点还是离不开当地导游。这回请的叫阮友忠,一口流利的中文,带着北方口音。他说10年前读大学时,看了“越南20万新娘外嫁”的新闻,即下决心学好中文迎接中国姑娘……毕业后跟“中国大哥”学做生意,果然“为国争光”娶了中国姑娘。除了做导游倒腾外汇,小院还跟同事开了越式古法按摩店,顺便卖檀香。他开朗健谈,回答了我们关于胡志明、关于政府投资政策以及年轻人喜好等五花八门的问题,一再建议我们喝咖啡不要在酒店里,街上任何一家都很好喝。

南越风光秀丽,整体感觉尚好,如果不是“有颗老鼠屎”——西贡机场入关被伸手索要小费——几年前在金边机场入关时遇到过这样的事。属于“同志加兄弟”的情谊,还是被“惯”出的毛病?



图一:在68层高的金融大厦上俯瞰西贡景色。图二:西贡的红教堂外景。图三:越南会安古城夜景。图四:西贡邮局外景。图五:西贡邮局内景。摄影/刘晓军

易水河是白洋淀上游的一条补给河,从唐代起就颇负盛名,唐代著名诗人骆宾王借咏易水河水的冰冷刺骨和燕丹送荆轲的故事,曲折地表达了送别时的苦闷心境:

于易水送人一绝 [唐] 骆宾王

此地别燕丹,壮士上冲冠。昔时人已没,今日水犹寒。

后来,诸多诗人也效仿前人创作了很多“易水送别”诗,借景抒怀。如唐代诗人胡曾在《易水》诗曰“行人欲识无穷恨,听取东流易水声”,明代诗人周冕也慨叹“壮士提戈出凤城,易桥相送夕风生。行人试看东流水,犹是当年呜咽声”,这些千古佳句都流露出“易水秋风”的悲壮色彩。

白洋淀虽地处水乡泽国,但也多次濒临干涸的窘境。有资料显示,白洋淀水域近千年来共发生过四五次干涸。曾来雄县的宋代诗人苏轼目睹白洋淀当时干涸的情景后,作诗感叹: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(其一)

[宋] 苏轼 越北燕南古战场,何年千里作方塘。烟波坐觉胡尘远,皮币遥知国计长。胜处旧闻荷覆水,此行犹及蟹经霜。使君约我南来饮,人日河桥柳正黄。

诗中“何年千里作方塘”一句可见当时方圆千里、浩瀚无际的白洋淀(时称西塘)不存在了;“胜处旧闻荷覆水”诗人听说这里曾是荷叶满塘遮蔽了水面,如今泛舟塘中像蒙天的螃蟹行一般艰难啊!

明代弘治以前,白洋淀淤积,并可耕种,其中北淀彻底干涸被辟为牧场,直到明正德年间,杨村河(潞龙河)决口,水患巨大、民田尽没,白洋淀得以重新蓄水。浩瀚的白洋淀至此天水相连,芦苇密布,鱼鸟成群。芦苇是白洋淀的特产,荡漾的芦苇丛给人以悠远的美感和无限遐想,人文墨客慕名而至赋诗称颂,如:

灞水呼舟 [明] 孙承宗

匹马榆林野渡头,芦花深处唤拿舟。渔郎不识吟吟者,高乃一声起白鸥。

据清史记载,清朝康熙皇帝曾36次到白洋淀,多次对白洋淀的水患进行整治,还修建了行宫,可惜沧桑变迁,都已荡然无存,只留下他在游览白洋淀时吟诵的名句:

白洋湖 [清] 康熙

遥看白洋水,帆开远树丛。流平波不动,翠色满湖中。

乾隆仿效先帝之举,亦来白洋淀游览并督修水利,还题诗感慨道:“万柳披长堤,江乡景重题。谁知今越北,大似向杭西”。早知燕赵有此景,何必千里下江南呢!

白洋淀属半封闭式浅水湖泊,水源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大气降水和上游来水,水位变幅大。近50年来白洋淀的干涸愈加频繁,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,白洋淀一度彻底干涸,成为华北的“罗布泊”。此外,气候干旱、上游断流、大量水库修建、上游和周边城镇工业的兴起等诸多复合因素,使得白洋淀陷入了持续十余年的干涸和污染恶性循环。干涸后的白洋淀再也看不到泛舟芦花深处的诗意,取而代之的是枯萎的芦苇杆和废弃的捕鱼船散落在龟裂的湖底上,散发出阵阵恶臭。

2017年4月1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通知,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。白洋淀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。推动白洋淀水系的污染治理势在必行,尽管还有很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,但由于超越了地方利益,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得以重新配置,将会有更多的生态水进入白洋淀,从根本上起到保护白洋淀的作用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白洋淀会一改多年污水横流或干涸见底的尴尬局面,一个蓝绿交织、清新明亮、生态优良的“华北明珠”将在华北大地重新绽放光彩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)

摄影/吴一凡(南京林业大学)

关于越南的记忆

这里的气候和植物及饮食与我从小在长大的城市南宁相似,漫步街头,脑子里居然翻腾起一些儿时的记忆:那本叫《琼虎》的小人书讲的是越共游击队侦察员的故事;有个黑白电影叫《森林之火》,里边那个装神弄鬼的场面和一些台词,现在还记得;有个纪录片里的歌曲颂扬两国友好往来——“Vianan 中国山连山,水连水……”大院里不少熟悉的长辈就是越语翻译;春节吃过包得方方正正的越南粽子、尝过难喝的越南酒;1978年反华排华,大批在越南居住了几辈子的华人被驱赶到广西,有不少留在了华侨农场;对自卫还击战打开,戴着红领巾的我们在路边目送军车向南进发,又迎接英雄凯旋……

记忆中的越南大多与战争有关,眼前的西贡更多展现的是开放与自由。作为越南的最大城市和港口,西贡是欧洲人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站。殖民时期,法国人用心经营,教堂、酒店、歌剧院等建筑如今反倒成了具有很高观赏价值的风景名胜,法式的生活习惯和情趣烙印在了西贡的举手投足间。

圆明园里观戴胜保卫家园

□ 吴彤



图1:警觉的戴胜,怒发冲冠,它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图2:一只松鼠来了,戴胜在保卫自己的家园。图3:戴胜喂雏(吴彤绘,彩铅水彩画)

在清华园和圆明园我常常看到一种长相很特别的鸟,它就是戴胜。戴胜很独特,它单科属,是独生子,戴胜目,戴胜科。戴胜,体型中等,比麻雀大两个左右,色彩鲜明,头戴羽冠,身披花斑道服,像一个道人,又像是一个头戴羽冠的斯巴达骑士。唐代诗人贾岛的《题戴胜》诗句形容戴胜很形象:“星点花冠道士衣,紫阳宫女化身飞。能传世上春消息,若到蓬山莫放归。”

它飞起来的样子也比较特别,是那种一扇一扇的样子。每扇一次翅膀,会飘一段。戴胜在民间又叫“臭咕咕”,是指它的叫声是“咕咕”的,但是戴胜不收拾自己的窝,有了小雏后,也不清理鸟粪,窝里臭臭的。但我想,这也许是戴胜的一种生存策略呢,臭,就不会有其他鸟类和小动物愿意光顾了吧?我曾经多次追踪它的踪影,从夏天到冬天,很多时候是偶遇,但戴胜总是给我这个观鸟人很多小故事。

这里就讲一个圆明园里戴胜保卫家园的故事。在圆明园里一处湖边的树上,戴胜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窝,里面是否有小戴胜,不得而知。但那几天总

有鸟友来此看看戴胜,因为两只戴胜总是一会儿回来一次,向小窝里输送食物(各种小虫)。我随着也过来等着,这时,看到戴胜怒气冲冲起来,一般戴胜总是在它警觉的时候才头冠张扬起来。

不一会儿,一只棕色的松鼠窜了上来,就快要到戴胜小窝的门口上了,戴胜本来飞落在上面的树枝上,这时它勇敢地飞掠过松鼠头顶,用翅扇了一下松鼠。想是戴胜飞击松鼠,并且想以自己的身体吸引松鼠的注意力。结果这一招很奏效,松鼠越过小窝,直接扑向戴胜,戴胜飞到更高的树枝上,松鼠被引开了。戴胜的勇敢,最终保护了戴胜的窝,以及窝里可能正在成长的小戴胜。

后来我多次到这棵树下等候戴胜,过了近20天的时间,小窝里陆续飞出好几只小戴胜。我想要不是当初戴胜的勇敢和努力,这窝里的小戴胜早就夭折了。物竞天择,母性对后代的保护真值得钦佩。

(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与科学史教授,博士生导师,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,《系统科学学报》常务副主编)

芦花深处唤拿舟——白洋淀

□ 郭娅 薛滨



白洋淀位于现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境内,作为我国华北地区少有的内陆淡水湖泊,周边风景秀丽,生态优良,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京津冀腹地,被誉为“华北明珠”。白洋淀为史载容城、雄县、安新间九十九淀之一,曾有灞淀、鲤淀、西淀、西塘等故称。白洋淀水网纵横,水域辽阔,面积达360平方千米。这个“支流条分,往往相通”的北方水乡泽国,自古为“燕南赵北”“宋辽对峙”的兵家必争之地。相传荆轲刺秦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英雄悲歌就出自这里。

易水河是白洋淀上游的一条补给河,从唐代起就颇负盛名,唐代著名诗人骆宾王借咏易水河水的冰冷刺骨和燕丹送荆轲的故事,曲折地表达了送别时的苦闷心境:

于易水送人一绝 [唐] 骆宾王 此地别燕丹,壮士上冲冠。昔时人已没,今日水犹寒。

后来,诸多诗人也效仿前人创作了很多“易水送别”诗,借景抒怀。如唐代诗人胡曾在《易水》诗曰“行人欲识无穷恨,听取东流易水声”,明代诗人周冕也慨叹“壮士提戈出凤城,易桥相送夕风生。行人试看东流水,犹是当年呜咽声”,这些千古佳句都流露出“易水秋风”的悲壮色彩。

白洋淀虽地处水乡泽国,但也多次濒临干涸的窘境。有资料显示,白洋淀水域近千年来共发生过四五次干涸。曾来雄县的宋代诗人苏轼目睹白洋淀当时干涸的情景后,作诗感叹: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(其一)

[宋] 苏轼 越北燕南古战场,何年千里作方塘。烟波坐觉胡尘远,皮币遥知国计长。胜处旧闻荷覆水,此行犹及蟹经霜。使君约我南来饮,人日河桥柳正黄。

诗中“何年千里作方塘”一句可见当时方圆千里、浩瀚无际的白洋淀(时称西塘)不存在了;“胜处旧闻荷覆水”诗人听说这里曾是荷叶满塘遮蔽了水面,如今泛舟塘中像蒙天的螃蟹行一般艰难啊!

明代弘治以前,白洋淀淤积,并可耕种,其中北淀彻底干涸被辟为牧场,直到明正德年间,杨村河(潞龙河)决口,水患巨大、民田尽没,白洋淀得以重新蓄水。浩瀚的白洋淀至此天水相连,芦苇密布,鱼鸟成群。芦苇是白洋淀的特产,荡漾的芦苇丛给人以悠远的美感和无限遐想,人文墨客慕名而至赋诗称颂,如:

灞水呼舟 [明] 孙承宗

匹马榆林野渡头,芦花深处唤拿舟。渔郎不识吟吟者,高乃一声起白鸥。

据清史记载,清朝康熙皇帝曾36次到白洋淀,多次对白洋淀的水患进行整治,还修建了行宫,可惜沧桑变迁,都已荡然无存,只留下他在游览白洋淀时吟诵的名句:

白洋湖 [清] 康熙

遥看白洋水,帆开远树丛。流平波不动,翠色满湖中。

乾隆仿效先帝之举,亦来白洋淀游览并督修水利,还题诗感慨道:“万柳披长堤,江乡景重题。谁知今越北,大似向杭西”。早知燕赵有此景,何必千里下江南呢!

白洋淀属半封闭式浅水湖泊,水源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大气降水和上游来水,水位变幅大。近50年来白洋淀的干涸愈加频繁,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,白洋淀一度彻底干涸,成为华北的“罗布泊”。此外,气候干旱、上游断流、大量水库修建、上游和周边城镇工业的兴起等诸多复合因素,使得白洋淀陷入了持续十余年的干涸和污染恶性循环。干涸后的白洋淀再也看不到泛舟芦花深处的诗意,取而代之的是枯萎的芦苇杆和废弃的捕鱼船散落在龟裂的湖底上,散发出阵阵恶臭。

2017年4月1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通知,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。白洋淀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。推动白洋淀水系的污染治理势在必行,尽管还有很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,但由于超越了地方利益,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得以重新配置,将会有更多的生态水进入白洋淀,从根本上起到保护白洋淀的作用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白洋淀会一改多年污水横流或干涸见底的尴尬局面,一个蓝绿交织、清新明亮、生态优良的“华北明珠”将在华北大地重新绽放光彩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)

摄影/吴一凡(南京林业大学)

